

散文

草色青青

吴军

和煦的春风轻轻吹拂的时候，楼下的空地上竟然萌发出了嫩茸茸的草芽。这在城市里是不多见的，仿佛一个奇迹一般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几天之后，淡淡的新绿居然十分蓬勃地长了起来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青草。我心中无比喜悦，觉得这真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。本来，在我生活的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是没有什么泥土的，青草和树木的立足之地很少，即使有，青草和树木也必须按照某些人的规定在它们未必喜欢的地方生长。现在，在这一小片清新的空地上，却长出了一片清新自然的青草，让我这个喜欢自然野趣的人感知到了早春的气息，实在是让人惊喜。我一有空闲，就站在那一小片空地前，凝视着自由生长的青草，默默微笑。我想，也许正是由于青草有着无比洒脱而率真的努力，才长成了这片微小却又蓬勃美丽的风景。

有时候我站在早春的阳光下，透过瀑布般垂泻的光芒，仿佛听到了青草的气息潺潺流淌的声音。这让我常常思绪摇曳。空气里弥漫着的清爽的、幽微的青草的味道，已经融入到了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，使我在那些惆怅的时光

金色的夕阳把青草染得缤纷多彩，它们仿佛是穿着艳丽嫁衣的新娘，有些娇羞依的神态，楚楚动人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置身在春天的深处了。如果不是这青草的气息沁入了我的心田，我常常会因为冬天的寒冷而淡忘了早春的存在。

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一小片青草就如一汪温柔清新的春水，静静地在我频繁来往的门前生长着、美丽着。我感受着那美好的气息，心情变得明朗而明媚，觉得自己真的和春天在一起了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有了新的发现，只见一只长着红色羽毛的小鸟落在了青草丛中。它步态悠闲，好像很喜欢这片青草地，怡然地徜徉在其中，毫不害怕和惊慌。我感到有些惊讶，却更显得喜悦。这片青草地需要小鸟的陪伴吗？在我默默的遐想中，小鸟忽然鸣唱了起来。小鸟其实是一种惹人喜爱的精灵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春天没有了小鸟的飞舞和歌唱，就没有了生机。就如这片早春时节的青草地，因为有了这只小鸟的身影和歌唱，显得更有情趣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，自己爬到树上，并不是捉住它不放，我只是小心翼翼的抚摸它光滑的羽毛，满怀爱意地看过它后，再把它放进它的鸟巢里，让它自由快乐地生活。看着眼前的小鸟和青草相映成趣，我感到了一种幸福。小时候我对于小鸟的喜爱和放飞，也让我拥有了一种难得的自由和舒展。爱小鸟，却不束缚它。爱小鸟，就让它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，让它自由飞翔。这是最好的爱的方式。眼前的青草在愉快地生长，如果小鸟的陪伴能让青草更加快乐，我是不会打扰它们的快乐的。我这样想着，空气中那新鲜的、温馨的早春的气息就一阵阵飘了过来。

青草在温暖的春风里越长越茂盛了，浓郁的气息把我眼里的早春时节渲染得无比生动。阳光在静静流淌。一切风景是那么醒目、美好。有时候，我会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青草的叶子，仔细端详那饱满的绿色，喜悦之中又显得有些惊异，这原来就是春天的颜色



山野深处有人家(国画) 王剑兰

呀，以前有那么长时间居然被我忽略了。这是一次让我快乐的发现。我饶有兴趣地贴近这些青草，一些草的汁液从草中溅出来，沾在我的身上。看到草色沾染了我，我心里一阵快慰。我是喜欢清新的草色的。我是喜欢温暖的春天的。我是喜欢天然的美景的。我是喜欢朴素的事物的。我是喜欢真挚的情感的。我是喜欢坦诚的表达的。

春天的气息在微风里静静飘荡着。春天的气息在明媚的阳光里静静地弥漫着。我抬起头看看面前的风景，满眼已经是一片葱郁的碧绿了，像生动的画。

再说家乡的土话了，那叫‘修理修理’。母亲说：“都是一样哩。”我小孩有一次不知道吃了啥，吐了一地，母亲说：“孩子哟了，快给我拿条毛巾来擦擦！”

说实话，母亲说的这个“哟”字，我一直认为是土话，字典里没有。最近，我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无意中翻到了它，我忽然来了兴趣，把母亲说过的“土话”都依音查了查，我还当过十几年报社编辑，原来一直以为



秋语(国画) 张晓光

新书架

《拿什么感动你》

传英

现代化大都市不是水泥浇筑的空洞城堡，其核心是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精神，应当营造一个充满人文关爱的良好氛围。这本《拿什么感动你》，便充当着这样的角色，用22个良知、爱心、责任感构筑的真情故事，冲击着当下人们受快餐文化影响的消极与淡漠。

书中收入了多个不可思议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：上海知青35年如一日，与农村的哑巴丈夫共同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；每天到同一家饭店、坐在同一个位子上享受黄昏的两位老人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演绎着平凡爱情最美丽的滋味；怀着伟大的母爱，一位母亲给孩子留下了13封绝笔信，却

意想不到地获得了巨额的捐款；两千多个互不相识的人自发组织起来，为的只是帮助一位父亲共同延续一个谎言，那就是带弥留之际的女儿去“天安门”看升旗仪式……读了这些故事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爱，是可以创造奇迹的。

每篇故事后面还附有知名作家叶辛的点评，整本书后也附上了多位专家与节目编辑人员的感言，给读者理解这些故事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。

面热心冷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特征之一，然而每个人心中都还留存着一份感动的能力。让我们用真心去领悟这一份份真情，换来本属于自己却已陌生的感动吧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随笔

母亲说的是“国语”

弋佑君

时候，我一过星期天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上山薅草去吧！”我就挎着篮子，拿起镰刀上山了。回到学校里，老师布置作文，让写星期天在家都干什么啥，我问老师：“薅草，‘薅’字怎么写？”老师说：“‘薅’草，割草！你就写割草，懂吗？”我心里不服气，嘀咕道：“俺娘说薅草，你偏说割草，山上的草那么稀，又那么低，只能用手薅，镰就用不上，又不是割韭菜。”

既然老师不知道“薅”字咋写，我只好用在作文中用“割草”二字了。后来看书，发现书中都是写“上山割草”，心想：母亲说的“薅”一定是土话，字典里没有，老师当然也就不会了。

十几年前，母亲来城里给我们带孩子，依旧是满口的土话。家里的椅子坏了，我想换把新的，母亲说：“换啥哩，明个儿叫你爹来给拾掇拾掇就中了。”我说：“娘，别

再说家乡的土话了，那叫‘修理修理’。母亲说：“都是一样哩。”我小孩有一次不知道吃了啥，吐了一地，母亲说：“孩子哟了，快给我拿条毛巾来擦擦！”

说实话，母亲说的这个“哟”字，我一直认为是土话，字典里没有。最近，我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无意中翻到了它，我忽然来了兴趣，把母亲说过的“土话”都依音查了查，我还当过十几年报社编辑，原来一直以为

母亲说的那些乡下“土话”，像“聒耳”、“聒噪”、“蹊跷”、“舀水”的“舀”、“淹汤水”的“淹”……词典里原本就有哇！我不禁感叹道：“母亲，你太有学问了！原来你说的是‘国语’！”

“聒耳”是小时候我母亲常用的一个词。每当我和小伙伴们戴着脸盆或其他家伙闹着玩的时候，母亲总不耐烦地吆喝道：“安生点，太聒耳了！”有一次，家里的老母鸡丢了三天又回来了，母亲感到惊奇，逢人就说：“你说蹊跷不蹊跷？真应了老辈子人说的那句话了：狗记千，猫记万，老母鸡还记二里半。俺家的老母鸡丢了三天还记得回家的路。”

由此我想到自己平时写文章喜欢卖弄辞藻，以显示自己很有学问。比如，需用“指责”这个词时我不“指责”，用“诟病”；说“什么事情不上不下”，我用“伯仲之间”。同母亲相比之下，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太学疏学浅、太孤陋寡闻了。真是惭愧！

小说

不要忽略和儿子相处

刘殿学

那一天，我儿子出世了。那一天，我不在家，在泰国谈生意。我决心挣钱养活儿子，我要让儿子长大出人头地。

等我回家的时候，儿子会叫爸爸了。我兴奋不已，抱一抱！亲一亲！

我又一次出差。

回来的那天，妻子说：你去幼儿园接孩子。

孩子不要我接，说不认识我。幼儿园老师也叫我拿出证件来。

我心里很难受，自己的亲儿子说不认识我，幼儿园也把我当恐怖分子了。哎！说什么也要在家多呆几天，与儿子好好相处一段时间，磨合磨合感情。

几趟差一出，儿子10岁了。儿子10岁那天，我送他一篮球。

儿子很高兴：“爸爸，你能教我打篮球吗？”

“呵，今天恐怕不行儿子，我得去公司处理一些紧急事务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儿子抱着篮球转身跑出去。走得很毅然，对我似乎不存多少期待。

我看着儿子的背影，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，想抱着亲一亲，已经不是时候了。哎！我一共才亲过他几次？

在俄罗斯远东经贸交易会上，我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。问：爸，自愿填什么？我感到很突然，问：什么志愿？全市就那么几所中学，有什么可选择的？

儿子说：不是，高校志愿。

我一惊，马上感到内疚和自责。说：对不起儿子！爸爸对你一段时间，磨合磨合感情。

几趟差一出，儿子10岁了。儿子10岁那天，我送他一篮球。

儿子很高兴：“爸爸，你能教我打篮球吗？”

“呵，今天恐怕不行儿子，我得去公司处理一些紧急事务。”

儿子说：“不，在省队集训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十分满足地说了一句：“儿子，你让我感到十分自豪！你能坐下来和我谈一会儿话吗？”

儿子已经学会了腼腆，有点不好意思正看着我。红着脸说：“哎呀！今天恐怕不行爸，几个高中老同学约我一起去打球。哎对了爸，你把车子借我用一用吧。”

我希望比我高出一头的儿子，车钥匙拿给他。

“谢谢爸！”

我跟出去，问：“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呵，那可说不准，那些粉丝带皮筋！不玩透了，肯定不让你走的。拜拜！”

儿子已经是国家的人了！一年两个假期，别的大学生都能回家，而他们却要东跑西颠地集训和比赛。很像当年的我，有了他要做的事，有了他要相处的集体、同事和领导。很想他的时候，只有打电话：“儿子，什么时候回家一趟？”

“呵爸没空！这次比赛，省里给我们的任务，保二争一。如果没进前三名，球队大换血！累！”

文艺撷英

“扯皮”源自制鼓

李济通

意思就是说，鼓要结实耐用，得有好好的框架，要使鼓响，须用好的皮张。除此以外，有一道工序尤为重要，那就是钉鼓皮。一般大鼓、中鼓、师爷要喊一声“扯”，提醒助手扯紧皮张，增强张力，防止皮张松弛。如此下去，直到周边全部钉完为止。因助手们扯的是皮，所以也称这道工序为“扯皮”钉钉。

如此看来，初期的扯皮，并无他意，只是制鼓时的一个口头语。至于后来产生歧义，笔者百思不得其解。也许，尚有另外一番说辞吧。

硝烟散尽，卫兵从女人手里把枪夺了过来。我抬头看那女人时，面对孩子的哭声，她竟然无动于衷。在生死关头，她还一度把枪举向翟旺，竟然有心思与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。

过了很长一会儿，老黄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怒不可遏，指着女人破口大骂。那女人看到老黄丝毫未受损伤，着实吃了一惊！全屋的人也惊奇万分。我向大家解释说，子弹已除去了弹头，就像舞台上用的那种，只发声不伤人。我是让黄流彻底醒悟，这女人绝不能要，如果硬是把她带回家，有朝一日她也会像潘金莲勾引西门庆害死武大那样，将老黄置于死地！黄流老泪纵横连声说：“不敢要了，不敢要了！”孩子伤心地哭着，接着爸爸说：“咱们回河南老家吧，别找她了，她是吃人的狼，不是人！”全屋的人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。就连翟旺都眼圈发红，对那女人说“你跟老黄回去吧，我不怪你！”那女人却说：“那上哪！这里没你讲的话。”翟旺陷入沉思，我想他一定是受到了启发，想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
一场闹剧结束，我当即郑重声明：“根据段玉竹的意愿，同意她和黄流离婚，正式将她判归翟旺，在本县补办离婚、结婚手续。

转眼30多年过去了，我走南闯北，渐行渐远，安阳驯化动物表演团的表演，已成为我记忆中的神奇童话。一张来果敢献艺的海报，勾起了我年轻时的许多回忆。我循着海报上标识的地址匆匆走去。

在镇外一片开阔地上，孤立地残存着几顶帆布帐篷，还有一些零乱的兽笼，场面寒酸而冷清。当我钻进一顶帐篷，一个大高个、尖头顶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，乡音入耳，倍感亲切。他自我介绍说，名叫刘云彩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原来他与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重名，也因此留在记忆中。我急切地询问有关动物表演团的情况。他说：“你看到的海报是过时的。”早就没有动物表演了，“表演团”已搬送到果敢这块神秘的土地上。

原来，在一年前，听从一位河南老乡诱惑性的劝导，怀着发财的美梦，“表演团”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。在果敢这种鬼地方，人员无所事事，日久生非，有人去赌，有人去嫖，有人染上毒瘾，吸毒贩毒。开始只是有人偷了演出道具去卖，后来公然卖出来演出的动物。

我在果敢总司令杨茂良身边任顾问，没有多少可以谈得来的，颇感寂寞，所以常到“表演团”帐篷小坐，与三位老乡闲话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和他闲聊，突然一阵风似的闯进一伙人，为首的是当地富豪穆老三，紧跟其后的是一伙凶神恶煞般的家丁，个个怒目横眉、挺着腰，腰插手枪，来头不善。

穆老三首先开口说：“过去，我出20万，你们团长把老虎当成多，不肯卖，现在我出2000元，把这只虎牵走！”

正要指挥家丁动手，忽然看到我转过身来，他万没想到，堂堂的大顾问会在这种穷地方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我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穆先生，你算一下，虎皮值多少钱？把虎骨卖给中药店，又值多少钱？在市场上买一只据说可以避邪的虎牙，就要人民币两百元。你要买就开个公平价，别落个欺负外乡人的名声！”



傅衍鲲

当我说到国门的旁，发现门壁上赫然贴着一张“河南安阳驯化动物表演团，来缅甸果敢演出”的海报。这唤起我极大的兴趣，赶忙加快了脚步。

我的家乡山东聊城，邻近河南安阳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早在青年时期我就看过驯化动物的精彩表演。印象极为深刻，至今念念不忘。在美丽的驯虎女郎轻巧指挥下，老虎蹬踏跳板，老虎钻火圈，猴子骑老虎等等，真没想到，凶猛异常的老虎，还会登台表演！老虎这种威风、雄健的猫科动物，自古就有“兽中之王”的美誉。在中国文学中，流

那时共产党已节节胜利，大陆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富贵人家，一个个如惊弓之鸟，仓皇逃往香港，有的转去台湾，有的转去美国……抗日战争时，香港曾被日军占领的，共产党会不会占领香港呢？有人说：“共产党不会要香港的，因为香港是外国人的地方，放心吧。”

11月底，德邻一行十多人也来到香港。德邻一到便住入养和医院，通知幼邻赶快去香港。原来是胃出血，旧病复发，病情险恶，要幼邻准备好陪他去美国治病。

我和珍妮都到医院看望。我见德邻形容憔悴，脸色蜡黄，饮食不进，精神抑郁。见到我们，勉强露出笑容。我不禁心中凄然，想他戎马一生，从未过得几天安宁日子，而且饮食失调，早已种下病根。回想家中婆婆、大伯都因胃病而死，真怕德邻此时客死他乡啊。

在此危急情况下，我也赞成幼邻陪他父亲去美国治病。

12月初，幼邻陪德邻一行乘飞机去了。临行前幼邻匆匆作了安排，嘱咐珍妮为我办手续，与珍妮一同携四女乘轮船去美国定居。

但是，厄运终于来临。珍妮和四女都是美国籍，回美手续一个星期办好。而我，去美国属于华人探亲，香港领事馆迟迟不肯签证。珍妮回美签证拿到之后，便不能再留香港，所以只好携同四个孙女先而行。她们走后，留下我孤零零的，分离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。但是，更苦的还在后头呢！不久从桂林来的人更多，看他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，惊魂不定的样子。

打点亲友们吃的住的，使我暂时无暇想到以后；以后怎样，听天由命吧，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。

1952年初，驻港领事馆仍然拒绝签证给我赴美探望儿子，原因是幼邻并非美国公民。在美国的好友，建议我先去古巴住一段时间，然后由古巴申请去美国，可能容易些。幼邻在纽约的好友关祖善先生委托在古巴的好友许先生帮忙照顾。于是幼邻决定我先去古巴居住，以待赴美时机。

独自古巴

1952年秋，我孤零零地离开香港，这熟悉的土地，飞往古巴。若不是为了与幼邻见面，我是无论如何不作出此孤身远行的。古巴是个什么地方呀？

去古巴的飞机是要经过纽约的，我盼望着经过纽约这一时刻，因为幼邻可以在机场与我见面。

下午六时半抵纽约，幼邻和珍妮妮妮四女都在机场候我。和儿们们团聚，只能在候机室中，相见短短一个小时，真使人肝肠欲断啊！

七时半又孤零零地登上飞机，看见幼邻夫妻及孙女们在向我招手，我简直不忍回头，再也禁不住泪如泉涌。

我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。关先生的挚友许先生一家都来接我。

许先生是广东人，许太太虽然生于古巴，但幼年时回广州读书，故也说得一口流畅的广东话。他们的女儿十多岁了，在广东出生，全家都用广东话和我交谈。不几天，彼此感到亲密无间。

幼邻常常来信安慰我，他也心急要我去美国，已在美国聘请律师为我申请。但是美国当局要幼邻取得美国公民权方能让我到美国居留。为此幼邻必须申请加入美国籍。

1958年2月，幼邻一经获准为美国正式公民，立即乘飞机到古巴来看我。他说律师已替我申请到美国定居，请我暂时再耐心几小时。

幼邻在古巴每天陪我去散步、游唐人街买东西。

直到1958年4月底，我才收到了大使馆发给的证书。

纽约定居

1958年5月11日，幼邻与我乘飞机同赴纽约，许先生一家到机场送行。

到纽约机场接我的除了珍妮，还有关先生和李北业先生，各人与我拥抱着，我激动得落下泪来，生怕这是一场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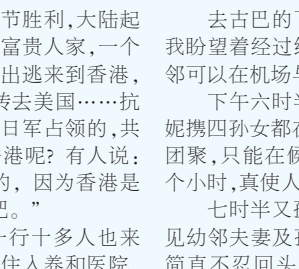
幼邻的郊外花园别墅十分幽雅恬静，已等我五年之久，今天我终于回来了。

这屋子地处纽约郊外，附近没有几家人。听说外国绑架、打劫成了风，初到我不敢单独出外。久了，除在花园中散步，也到公路上漫步。

在纽约，与亲友交往不多，一则是居住区域分散，人人工作不闲，见面必须先打电话征求对方同意，决不能作不速之客，否则吃了闭门羹，本人不痛快，主人也不同情，还说你无礼。

电话号码一般不随便告人，为的是怕有人诈骗开门，乘机抢劫。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。

连载



李秀文 口述 明皓 整理

我与珍妮

我与珍妮

我与珍妮